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英 國 短 篇 小 說 集

(上)

韓 侍 桁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英國短篇小說集

(上)

韓侍桁選譯

漢譯世界名著

英國短篇小說著者原名索引

M. A. 蘭伯	Mary Ann Lamb (1764-1847)
C. 蘭伯	Charles Lamb (1775-1834)
R. 吉伯齡	Rudyard Kipling (1865-)
加斯凱爾夫人	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1810-1865)
G. 吉星	George Robert Gissing (1857-1903)
W. H. 哈德生	William Henry Hudson (1841-1922)
A. 般涅特	Enoch Arnold Bennett (1867-1931)
T. 哈代	Thomas Hardy (1840-1928)
J. 高斯華綏	John Galsworthy (1867-1933)
L. A. G. 斯特朗	L. A. G. Strong (未詳)

目錄

水手舅父·····	一
妖婆姑母·····	一五
愛與死·····	二七
異父兄弟·····	六九
蜘蛛網之家·····	八九
一匹花馬的故事·····	一二三
貓與愛神·····	一四三
三個陌生的人·····	一六七
野莓子·····	二〇七
龍蝦·····	二二三

水手舅父（M·A·蘭伯作）

我的父親是一個鄉村教會的副牧師，那教會離安畏爾市約有五英里遠。我是降生在那和葬場相毘連的牧師的寓所裏。我最初記憶的事，是我的父親教我從母親墳頭的墓石的文句上，習讀字母。我時常敲着父親書房的門——現在彷彿我還聽見他說：「誰呀？你要什麼，小姑娘？」「看媽媽去。學習那美麗的字。」每天總有許多次，父親要拋開他的書籍和文卷，領我到那塊地方去，叫我指着字，拼音讀給他聽；我這種樣式學習着讀法，母親墳上的碑文成了我初學的讀本和拼音書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墓場過道的壇階上；這時走來了一個紳士，聽着我清晰地讀着我母親的名字的每一個字母，而且發出堅實的聲調說：伊麗沙白·菲麗爾絲，這樣，我好像是完成了一種偉大的工作了。這個紳士是我的舅父詹姆士，我母親的弟弟；他是一個海軍大尉，在我父母結婚的數星期後，就離開了英國，現在，他從遙遠的旅程上回家來了，正要看望我的母親；她的亡故的消息，還沒

有傳到他的耳邊，雖然她已經去世十二年以上了。

當舅父看見我坐在壇階上，聽見我拼讀母親的名字；他仔細地望着我的臉，想起我和他的姊姊是一般的模樣，於是看出我也許就是她的孩子。我是太熱心在我的功課上了，都沒有看見他，繼續拼讀字母。「誰教你讀字讀得這般美麗，小姑娘？」我的舅父說。「媽媽。」我答着；因為我不知怎地養成一種觀念，以為那在墓碑上的字是我母親的一部份，而且認定還是她教給我的。「你的媽媽是誰呀？」我的舅父問。「伊麗沙白·菲麗爾絲。」我答着；於是舅父叫我是他的親愛的小甥女，而且說要同我去看媽媽；他拉住我的手，要領我回家，很歡喜他能認我是誰；因為他幻想着，他的姊姊若看見自己的小女兒把久失音信的水手舅父領回家來，必定是一件異常驚喜的事。

我答應領他去看媽媽，但是關於回家的路程我們起了爭執。舅父是要順着直到我們家去的路走，而我指着葬場說，那是到媽媽那裏去的路。關於這一點，他不願意同着他的新甥女爭執，所以 he 舉起我來走下了壇階，想沿着小路走向一家門口去，因為他知道那是我們家的後面；但是，我不肯到那條路上去；脫開他的手，我說：「你不認識這條路——我願意領着你去；」於是在長草

與刺薊之間，跳過着小墳墓，我盡量迅速地走，他一邊隨着他所謂的我的「任意的脚步」一邊說：「這個小甥女是一個怎樣獨斷的靈魂哪！在你未落生之前，孩子，我便早知道到你家裏去的路了。」最後我停在墳旁，指着墓碑，發出歡快的聲音說，媽媽是在這裏，「就好像現在我已經使他信服了我是最能知道這條路似的，我仰頭看着他的面孔要他承認他的錯誤；但是，啊，我是看見怎樣的一個憂傷的面孔啊！我怕這般田地，以致關於其次的經過我只能有一種不完整的記憶了。我記得我曳着他的衣裳，哭道：「先生，先生，」而且想法搖動他。我不知道怎樣好了，我的心落在一種奇異的混亂中；我想，把這位紳士帶到媽媽這兒來，使他這樣悲慘地哭泣着，我是作錯了事了；但怎樣錯法呢，我又說不出來。這座墳墓對於我總是歡快的場景。在家裏，父親時常厭煩我的多說話，叫我離開他，但在這裏那完全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隨便說什麼話，怎樣歡喜便怎樣玩耍；我們平時總說，看媽媽去是一件最歡喜的事，可以使心情愉快，父親將告訴我媽媽是怎樣安靜地躺在那裏，而且說他與他的小貝特茜將來總有一天也要睡在墳墓中，臥在媽媽的旁邊；每當我睡在床裏，小頭放在枕上的時候，我常常願意我是同着媽媽和爸爸睡在那墳墓裏的；在我童年的夢中我時常幻想

着我自己到那兒去，那是地底下的一塊地方，一切都是平滑，柔軟而碧綠。我從沒有想像出母親的姿影，但仍然那兒是有墓石，父親，與那平滑的綠草，以及我的頭休息在我父親的肘上。

我不知道當時舅父停留在那樣悲哀的痛苦中有多麼久，彷彿是一個極長的時間：最後他把我抱在他的懷裏，緊緊地抱着，我開始哭了，跑回家裏去見父親，告訴他一個紳士正在對着母親美麗的字哭泣了。無疑地，在父親與舅父之間的會面是一件極傷感的事。我記得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的唏噓；因此我陷在悲哀的煩擾中，跑到廚房去，告訴我們的僕人蘇三說：父親哭了；她要我留在她的身邊，好不致打亂他們的會話；但我定要回到客廳裏，去看可憐的爸爸，於是我輕輕地走了進去，在父親的膝間哭泣起來。舅父想抱我在他的懷裏，但我陰鬱地扭過了身來，更緊緊地抓住了父親，對於我這位舅父，我感到了一種不愉快，因為是他使我父親哭泣的。

這時我才最初地理解了母親的死是一種沈重的悲痛；因為父親訴說出一篇悲哀的故事，關於她的長期的病症，她的死，以及因為失掉了她父親所受的痛苦。舅父說，如父親遺留下這麼一個年幼的孩子是怎樣一件悲哀的事情吧；但是父親答道，他的小貝特茜是他唯一的安慰，只是因為

我，他才不致憂傷地死了。我怎樣能成爲我父親的安慰呢，這事奇異地感動了我。我知道，當他同我遊戲和談話的時候，我是歡快的，但我想，這完全是施給我的好意和恩惠，我想不出我會成爲他的幸福的任何部分。現在我聽到他所忍受的哀傷，是感到新奇。我不相信他有過什麼不幸；他的聲音總是善良而且喜悅；以前我從沒有看見他唏噓過，或是顯示出像我時常表示我的小困難時的憂愁的表徵。對於這些問題我的思想是混亂而且幼稚；但從那時候起，我便總不能不思索死了的媽媽的悲哀的故事了。

第二天我照例走到書齋門口，叫爸爸到那親愛的墳墓去，我的心使我不安，我不能敲門了。來回來去在廚房和書齋之間慢步着，我不曉得自己要怎樣作才好。舅父在廳房中遇見了我，說道：「貝特茜，你願意同我到花園中去走嗎？」我拒絕了，因爲我所要求的不是這個，我要的是同着爸爸坐在墳墓上的那種老愉樂。舅父想勸我，但我仍然說：「不，不，」於是哭着跑進廚房裏去了。當他隨我到了那裏，蘇三說：「今天這個孩子的脾氣多麼壞，不曉得怎樣對付她才好。」「噯，」舅父說，「我想我可憐的姊父是寵壞了她，因爲只有這麼一個。」他這種對於父親的觀察，十分地使我激

怒，因為我還沒有忘掉，同着這位新舅父，哀愁第一次闖進了我們的住居裏來：我高聲地叫喊着，直叫得父親走出來問是怎麼一回事。他陪舅父到廳房去，而且說，他自己可以處理好這種吵鬧的。舅父走了，我停住哭聲；父親忘了責備我的壞脾氣或是問問原由，而不久我們便坐在墓石的旁邊了。那一天沒有繼續課程；沒有談說美麗的媽媽睡在綠墓中；沒有從墓石到地上的歡跳；沒有喜悅的笑談或快意的故事。我坐在父親的膝上，仰望着他的面孔，心裏想，「爸爸看着是多麼哀傷啊！」方才的哭泣使我疲倦了，而現在是被思索壓迫着，所以我這麼想着便熟睡了。

舅父從蘇三的口裏知道了那塊地方是我們永久的祟惑，她告訴他說，她極其相信當主人還在繼續着教給這個兒童讀字的時候，他對於主婦的死永是不會變成更爽快一些的，因為，那樣作雖然也許是安慰了他的哀愁，而在他的記憶中那件事卻越來越鮮明了。當舅父看見了他的姊姊的墳墓曾經那般地感動過，所以很容易理解了蘇三的懸念；因此得到的結論是，如果能以旁的方法使我讀書的話，再去訪問墳墓的藉口便將不能存在了，於是舅父急忙要到最近的鎮市上買一些書籍回來。

我聽見舅父與蘇三的商議，我並不贊成他來攪擾我們的愉樂，我看見他拿着帽子出門了，私心裏希望他再走到「海的那方」去吧——蘇三曾對我說過他是從那兒來的。那裏是「海的那方」呢，我說不出來；但我確信那定是在遠遠的天外。我坐在葬場的臺階上，只是向下方看着道路，而且說着，「我希望再也看不見舅父。我希望他再也不能從『海的那方』回來。」可是我這樣輕輕地說着，我已經意識到自己在反常的壞脾氣的激發中了。我坐在那裏直到舅父從市鎮上帶着新買的東西回來。我看見他走得很快，臂下挾着一包東西。看見他我很不好過，皺着眉，裝做極惱怒的樣子。他打開了他的小包，說道：「貝特茜，我給你買來一本美麗的書。」我扭過去我的頭，說：「我不要一本書；」但我卻禁不住偷偷向那書裏看。當他匆忙地打開包裹，所有的書全撒在地上了，於是我看見精美金色的表皮和快意的圖畫翻舞着。多麼精美的一種景緻啊！——我全部的怒惱都消失了，我仰起臉來對他結吻，這是我對父親任何禮物的謝恩的方法。

我的舅父寧可說是把自己牽進於煩瑣的職務中了；他聽見我拼音拼得那麼好，以為只要把書放在我的手裏，我便能讀了；但是，我雖然拼音拼得十分完整，可是在這些新圖書裏的字是比我

讀慣了的那些小得多了，這些小字對於我好像是希臘字；我一點都不能夠認識。這位忠實的水手並不因為這樣的困難便失了勇氣；雖然他沒有作過教師，他以不厭倦的勤敏和忍耐教我讀了那小小的印刷物；而且每當他看見我的父親和我又要開始訪問墳墓去的時候，他必要提議到外邊作愉快的散步，倘使我的父親說這孩子走不了那麼遠的路，他必定把我放在他的肩上，「那麼，貝特茜又可以騎上來了；」像這樣子，他可以負着我走許多里許多里。

在這些愉快的遠遊中，舅父很少忘記叫蘇三給他準備下一些點心，這事雖然很平常，但爸爸和我總是感到驚異，當我們坐在陰涼的樹下時，他把那些貯藏從口袋裏拿出來分配給我們；其次我時常要窺看那另外的一個口袋裏，是否有葡萄酒和爲我準備的一小瓶水，假使有時忘了帶水，於是就開始了另外的一種嬉笑——可憐的貝特茜要被強迫地飲一滴酒。這些事說來是幼稚的，代替我自己愚痴的歷史，我願意我能記憶起舅父時常敘述的他海陸旅行的愉快的故事，當我們坐在陰涼的樹下吃着午飯的時候。

舅父給我們的長期的訪問，成了我生涯中那麼重要的一種事件，以致使我感到我必要煩擾

你們的忍耐而談論他；但當他一走了，我剩下的故事便是短短的了。

夏季的時日消逝了，但不是迅速地——那愉快的遠遊與舅父的冒險的故事，使時光覺得長起來，我看着像是好多年；我記得冬天近了，他買給我一件溫暖的外衣，我一次穿上身的時候，我是怎樣地驕傲啊！他稱我是「小紅騎士」(Little Red Riding Hood)，而且吩咐我小心着狼，我笑了，說現在沒有這樣東西了；於是他告訴我在沒有人住居的地方，他遇見過多少狼，熊，虎與獅子，那是像魯濱遜漂流的島上一樣啊，那些是歡快的時日啊！

在冬天我們走路走得短也走得少了，我的書籍成了我主要的愉樂，雖然我的讀書時常因為我同舅父玩跳戲而中斷，而那種遊戲也常是吵架完事，他是玩得非常粗暴的；可是在很久之前，我便親密地愛着舅父了，當他伴着我們的時候，我確實是進步得很迅速。現在我讀書讀得很好了，而且那種靜聽父親和舅父的談話的不斷的習慣，在理解上使我成了一個小婦人；所以父親對他說：「詹姆士，你使我的孩子成了一個十分懂事的小生物了。」

父親時常留下我自己伴着舅父；有時寫他的講詞，有時探問病人，有時勸戒他的可憐的憐人

們；於是舅父同我交結上的長久的談話，教訓我應當怎樣努力使父親歡喜，而且當他動身走後我應當怎樣改進我自己：——現在我才正確地理解，爲什麼他忍受了這樣的痛苦，使父親不再訪問母親的墳墓，我時暗地裏偷看墳墓去，可是現在總不能不具畏懼尊敬之念了；因爲舅父時常對我說，母親是一個怎樣高貴的婦人，我現在對她的想念，是把她當作一個真實的媽媽了，那在以前對我彷彿是一件理想的東西，與實生活沒有交接的路。他還告訴我說，那些從邸宅裏出來的太太們，那些在禮拜堂坐最好席位的太太們，是不如我那甜蜜的媽一般地優雅，村中最好的婦人們也沒有她那般善良；他還說，倘若她活着，我將不會強迫着從他——一個粗糙的水手——學一些小學識了，或是從蘇三學習裁縫，而她將教給我一切婦女精美的工作，與纖雅的態度，與熟達的禮貌，而且將選給我最合於教訓我的心靈的適當的書籍，——關於這些，他是一點知識都沒有的。假若在我的生涯中，關於所謂優雅或怎樣養成婦女的性格有過正確的意識，我就應當多謝我這位粗獷不雅的舅父的這些教誨了；因爲當他告訴我母親將使我成爲怎樣生活的人的時候，他已經是教給我應當怎樣了。不久，當舅父離開我們後，我被介紹到大戶邸宅的婦女羣中去，我不但不像一個

小鄉村裏孩子似地垂着頭害羞，——在舅父未來之前我怕會是那樣的，而是舅父說說母親往日的行爲一樣地具有一種謙遜的溫和，坦然地試行着清楚的談話；我不但不羞澀地垂着頭，而是凝視着她們，而且想一位優美的太太是一種多麼美麗的景緻呀，還更想如果媽媽比這些太太們更要優雅，她應當是多麼美麗吧；所以當我聽見她們對我父親稱讚他的孩子的可羨慕的態度以及良好的教養時，我心裏想，「如果我真是一個好姑娘的話，爸爸並沒有怎樣注意我的態度呢；是舅父教我怎樣像媽媽一樣地行動。」——現在我不以爲他是如他所說地那樣粗糙那樣不雅，因爲，他的教誨是異常善良異常印象深刻，我永不會忘記了的，我希望只要我還在活着，這些教誨總是我對我有用的：他肯解釋給我他所使用的一切字句的意義，例如典雅與端莊，謙遜自慮與裝模作樣，從那到我們教堂來的太太與她們的女兒的態度中，指示出他用這些字句的證例；因爲父親說教說得非常好，不只那些邸宅的貴婦人們，許多鄰地的家族也到我們教堂裏來。

舅父的離別，怕正是早春時候，因爲花園中的番紅花正在開放，櫻草剛從新發芽的一株楊樹間探出頭來。當他走下了路去，我從樹木的小隙間看了那最後的一眼後，我哭得像是心碎了。父親

送他到了鎮上，從那裏他坐長途馬車到倫敦去。我想蘇三安慰我的一切努力，是多麼討厭哪！我想，第一次我看見舅父走進我心靈裏來時所坐的壇階，我又可以坐在那兒去，想像着那一天的事；但我剛一坐下，我就回想起我是多麼愚痴領他去看母親的墳墓而驚駭了他，而且其次我又是多麼可惡，我就是坐在這個壇階上切望着那跑到很遠的地方買書的他永也不再回來：所有我同舅父的小爭吵都到我的心裏來了，現在我再沒有方法補救了，這事幾乎碎了我的心。我被強迫着跑回房裏，向蘇三去尋求我方才所輕蔑的慰安。

幾天後，當我同着父親坐在火旁，那時天已經黑了還沒有燃蠟燭，我說給他我在壇階上時我的煩擾的良心，在那裏我記憶起當舅父最初來時我對他是多麼不善良，而且每當我想起我同他的許多爭吵，至今我仍是怎樣地難過！

父親微笑了。握着我的手說：「我願意告訴你這種事的道理，我的小孩懺悔者。這種情況，當我們愛着的人離開我們的時候，我們全都會感到的。我們親愛的朋友們伴着我們的時候，我們享受着他們的交接，也不多想或是考慮我們所領有的幸福，也不過於權衡我們日常的動作——我們自

由地讓他們分受我們的親善或不滿意的心情；並且，倘使有任何小爭論攪擾了我們的友誼，那只是當我們在快活的心情中更使我們彼此親愛了。但是當我們的愛的目標離開了我們的時候，這些事像憂傷的犯罪似地罩在我們的心上。你親愛的媽媽和我並沒有過爭吵；但仍然在我孤獨的哀愁的最初的時日，是有多少事情來到我的心裏，我想我應當使她更歡快些呀。現在這種事是臨到你了，我的孩子。你作了一切孩子所能作的事使你舅父歡喜，他也親愛地愛着你；像現在煩擾着你優雅的心靈的這些小事，是被你舅父歡欣地記憶着。在我們最初的散步中，大概正像你憂傷地思索着這些事情一般地，他告訴我他來時要取得你的歡心的困難；他在遠遠的地方，他將歡快地想着這些事情。把你這種沒有根據的哀愁放開吧；你只把這看爲一種教訓，而對於你所愛着的人們盡可能地善良；並且你記住，當他們離開了你的時候，你總不會覺得你是充份地善良了。你現在敘述的這種情感，是人性的運命。當我不在的時候，你將有這樣的感覺，而你死了的時候，你的孩子們也將是同樣。但你的舅父還要回來的，貝特茜，現在我們只要想到什麼地方去尋找他將帶回來的會說話的鸚鵡的籠子；去吧，告訴蘇三拿蠟燭來，同時問她，她答應給我們飲茶預備的小餅乾烤